

清

宋

波

周

煇

著

雜

志

上

進步書
局校印

宋 周煇著

清波雜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清波

別雜

志提要

是書為宋周煇著煇淮人而厲抗之
清波門因名其書為清波雜志凡十
二卷搜其餘緒復成別志三卷網羅
有宋南渡前後事於賢奸出處門戶
爭執尤三致意焉非具史才者不辨

序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
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清
波雜誌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
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藏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如此
今寓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紹熙癸丑春古估張貴謨序

自序

煇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
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賢於博弈云介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為清波雜志紹熙壬子六
月淮海周煇識

清波雜志卷第一

宋 周煇撰

高宗繇康邸使金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彥而次。建炎初。詔省紀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冰泮復。凝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中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圻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與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於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閭。封潁川郡王。既即位。陞潁川為節鎮。久之。覺其非。遂以許州為潁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史部侍郎張舜民爾。嘗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軍節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封潁王。三年立為皇太子。初不曾封潁川郡王。政和間。工部侍

郎劉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賴王登大位其忠武軍止緣遙領節制已陞為賴昌府其賴川係受封興王之地伏望崇建府號遂以賴川為賴川府依舊順昌軍額悉符前說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藝蔬勾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萬莖數吐僧驚寤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萬莖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善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聖皇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提之語為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閣隸姓名也侍衛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或云亦嘗達於聖聽頃得此說於惠山主僧法暉善安等名雖不同其為佳識則一也

高宗踐祚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

只麩飯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桌置筆硯。竝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椅桌等物。謂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破甕盪湯滷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紹興間復紆金畫以記捐齋。損之又損。終始如一。宜乎去華崇實。還淳返樸。開中興而濟斯民也。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治。修葺一殿之費。雖未為過。而廊廡亦當相稱。則土木之後。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著之漸。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簡儉。不彫不斲。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朱舟。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金。被留館於雲中。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已定。朱方南歸。嘗著曲洎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家亦不復載。為可惜。燁。紹興間得婁寅亮奏劄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遜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險。春

秋鼎。欲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詎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
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並縵。僅同民庶。臣恐祀豐於貽。仰
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鑿之期。敵人所以未有悔禍之意。
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扶親王。使
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
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
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妻初不知其出處。近
聞乃温州人。字步明。擢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卿邦大浸。父子皆沒於水。
或云論事之疏不止於此。

高宗即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已。退辭履位之尊。
乾龍以震長而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雨朝。忍輕加於
一矢。生靈受賜。夷夏聞風。要質賢王。既驅車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眾以南侵。慨谿
壑之無饗。昧蜂蟻之有毒。廷臣之策。鄰使詭詞。款魏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肆令狼

予存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異蓋時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後簽書樞密院南京人

哲宗御選英間召宰執登講諸官講禮記請寶訓顧臨請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請畢軍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圍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厯廟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

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
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
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啟迪之忠。皆可書而誦
也。

元祐大婚。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
如何官家却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憑。宰執理會。但自安排着。遂令教坊鈞容。伏
宣德門裏。皇后乘輦車甫入。兩部闌門。眾樂具舉。久之。伶官輦出賞物。語人曰。不可
似得這箇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寶錄具書納后典禮。但言婚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
王彥霖繫年錄載六禮特詳。亦不書此。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
以塗山啟夏。涓涘興周。于胥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
寢之楨。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粟東朝之
訓。表率九御。尚虛中壺之尊。伊欲造於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祫
之奉。篤風教之先。愿詢慶門。咨求淑嫺。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

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緣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幣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勅奉常。考沿革於前玉。參節文於通禮。制為成式。付在有司。袞冕親圭。益重謹昏之義。金根駝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善承德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咨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為詳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德之賢。其後撥亂返正。朔戴中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謹具著焉。

國朝配享功臣於大廟。橫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趙普。曹彬。太宗室。韓居正。石熙載。真宗室。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瑋。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宗彥。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中興將相。勲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天聖初元。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景靈宮。分於在京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蹟之處。牌長三尺許。厚寸餘。文十二。曰玉清昭宮。應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五。曰永鎮福地。敕其周郭。隱應虬龍花葩之狀。精彩煥耀。封以絳囊。或以漆匣。或云用玉居正藥金所製。凡不經兵革州郡。皆寶藏。如燁嘗見於上饒。天慶觀。蓋留龍虎山。

頃見唐人官誥印文細如髮絲。本朝印文麤厚漫漶。遲速雖係官府事之繁簡。舊傳唯三司開封為省府。事最繁劇。所用印。歲一易。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輝見者。舊云。承平時。州縣多闕官。得替還鄉。未及息肩。已竭蹶入京。投見。次即趨赴上。一季半年。已為遠闕。到國門。即入朝集院支俸。差刺員。破官馬。事事安便。與今異矣。

政宣間。掌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眾長而成篇。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藻筆。紹興間。婉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王綸草制。或云。時宰與王同里。欲其露賜金。故臨期特俾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為然。輝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勳。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

而為其身。非為國也。又請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璠詣頡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仲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意也。後東坡載其說於鄭公神道碑之首。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勦用兵。亦有事成身榮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之語。

選人改秩。今當員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咸云考無玷闕。方幸寸進。憂憂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額。且減薦數。有憑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艱得職司。若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胡宗英者。該磨勘。引見曰。仁宗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閱其家狀。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嘆曰。寒畯安得不沈滯。遂降旨。止與循資。熙寧間。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三紙。引見曰。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者。是其人。特與改次等官。於是權勢聳然。幕職州縣官。以薦改京官者。其數如格。則移刑寺。問舉者無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至引見。又移問如初。有罪。故而不

於數者。輒罷去。考功郎趙夙請勿再移問。從之。仁人之言也。夙乃清獻公之子。

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偽冒寔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採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為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為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銷霧縠之為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為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齷齪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蕤歌牧嘯之為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為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富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焯既得其說。竊惟主上

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為榮。

清波雜志卷第一終

清波雜志卷第二

宋 周輝撰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赦書應蔡京童貫王黼朱勳李彥王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叙。二日降手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譏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撫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原禍亂之自云。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駟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封尹蕭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丘。黼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條亦賜死。條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

我為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五十年前。有通右府書稱樞密太尉。蓋舊制。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潞公正位。兵府書亦有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概論。元豐前。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

京城士庶舊通用青涼繖。大中祥符五年。唯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近時。臣僚建議。士庶用卑繖者。不聞施行。政和間。亦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亦詔聖之制。蒲宗孟左丞。因奏書請官屬賞。神宗曰。所修書謬。無賞。宗孟又引列儀鸞等司。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恐不預。上為之笑。賜帛。乃得請。率然一言而當於理。

諸疑獄當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當奏。輒奏者。勿坐。此法既行。全活多矣。元豐詔大理兼鞠獄事。多上所付。大理卿韓晉卿獨持平。數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寃。神宗知其材。凡獄難明。及事繁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為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欲令

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朝廷皆從之。韓密州安丘人。天下嚴獄並具本末，奏取裁。此說既行，凡有奏疑未嘗不免。迨元豐八年，詔自今天下州軍勘列強盜情罪無可憫州名無疑處，惟收奏謝者，並令刑部舉取，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正與前說相反。

舊制沙門島黥卒溢額，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貸之意。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本州。神宗深然之，著為定制。乃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馬子約之父

流海島流額之卒移本州半城以廣好生之德從之從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于且無善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

舊立扁牋必系以亭臺齋閣之名。今或略去。嘗見黃岡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齋。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

自昔人士皆著帽，後取便於戎服，紹興丙子魏敏肅道弼貳大政，一日造朝，預備衫帽，朝退服以入堂。蓋已得請矣。一時驟更衣制，力或未辦，乃權宜以涼衫為禮，習以為常。乾道間，王日嚴內相申請，謂環一堂而圍座，色皆淺素，極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籠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為北地風埃。設舊見說。汴都細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塩。遂勃。江南階衢。皆甃以磚。與北方不侔。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中謝為叙謝。初以為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為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哲宗嘗書鄒谷雪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煙溼。改亂飄為輕飄。

房次律為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惠南菴。歐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真人。富韓公崑崙真人。蘇東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渺茫中。恐止可為篇什妝點之助。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下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蹟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輝在建康於老尼處。得東坡元祐間綾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末兩句。全用草聖筆勢。尤超逸。尼時年八十餘矣。又於呂公經。

甫少卿家見所書傷春詞。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蹟。屢經兵火而尚存。誠宜珍秘。呂乃申公之後。

紹興辛酉。輝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湖。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蘇內翰留題。登榻觀之。即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跡。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詩已欲漫尚可讀。僧云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至今。然律詩而用兩韻。叩於能詩者曰。詩格不一。如李誠之送唐于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歧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

輝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其載生死。係於浮沉之間。每過龍祠。薰爐瀝觴。唯謹無屋宇。但值一竿。亦致冥幣於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腳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歡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浩若川流。僅不葬於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於豚蹄。一聯耳。

男子施敬於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夾拜。古禮也。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

曰長跪問故夫或問婦跪如何嘗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拜尚不以為異則跪宜有之

向在建康於鄰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收儂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及出使相判陳州告身皆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襌袋犀軸紫絲綢皆備後於友人歐陽偁處得其遠祖文忠公自初進推至贈諡綸誥一無遺者可謂故物不愧鄭公之笏兩家其能終保存耶

武襄赴陳州不懼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然曰陳州出一縶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初實嚴譏適會其死耳或云初無此說好事者為之或云當時狄為都人指目故為是無稽之言以為笑端判陳州竟因疑似熙寧改元青子諤入對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為文遣使即其第祭之其文具載實錄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書名畫且能別真贋帥建康日知先人素從後湖蘇養直徵君游託移書求仇池故硯蘇荅曰抄掠之餘所存百骸九竅耳平生長物豈復一毫况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於昔之隱几者也孟見之笑曰只是不肯見界爾後數

年。黃山谷甥洪仲本托先人以一畫致於孟乃枯枿上一鷹。寶山房李公擇尚書故物補破處龍眠筆題作鍾隱。米元章畫史云李後主號鍾山隱居疑後主筆也。而名畫錄自有鍾隱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謂古畫必有對後聞併歸於孟氏鍾隱天台人隱於鍾山遂為姓名李方叔為趙德麟品德陽齋畫備書其藝之妙。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攜匕首至卧內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帶來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為得體卒受其帶則墮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閒亦有守邊者一夕失城門鎖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繼有得元鎖來歸者乃曰初

不失也使持往合關鍵蹉跌不相入較以納帶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

安延

刺客張元所遣元本華陰布衣使氣自負嘗再以詩干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僧寺云夏味何曾覺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鬚猶自說兵機其不遜如此張子復著九朝通略於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逃入元吳昇詔賜其家錢卷以反閒之卻用此源字

嘉祐中修睦親宅神御殿歐陽文忠公言祖宗廟貌非人臣私家所宜存罷之宣和閒朱勔在蘇州即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免每朔望皆拜庭下熙寧閒宗室魯王等亦建神御於本宮議臣謂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

室有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宜一切廢罷。從之。近屬王宮。尚有法禁。小臣私室。豈應得為。

徽宗名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軸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

京之卒。通潭守。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輩。藁葬於漏澤園。人謂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宣和閉京師。染色有名太師青者。迨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裹屍。茲其識也。

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從。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至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又一歲。戶部欠郊費若干。長貳堂白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聞下文。

思院鑄錢樣亦巨測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憊屢變鹽法之害。亟以所蓄算請鈔
旁不數日。府庫沛然。

徽宗嘗出玉琖玉卮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虜。見
有五盃盞皆石晉時物。指以示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毋嫌。徽宗曰。先帝
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事者甚衆。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權人言復興。京曰。事苟
當於理。人言不足卹也。陛下當享太平之養。區區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納忠。大率
如此。

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
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贖。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
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
子為公。莫不竊笑。欲去京輔。取自京始。嘗攷晁錯更漢令。諸侯諠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
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為公。史
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有少保節度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於後。次日執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識者知為不祥。既行。徽宗語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乃上寵嬖。念四者閻婕妤也。京得東坡表忠觀碑。讀至天目之山。茗水出焉。謂坐客曰。是其言語。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郡元水經格也。王荆公得表忠觀碑。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漢興諸侯。王年表也。邵溥公濟云。遷死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樂等書。三王世家。乃元成閒褚先生補作。非遷之書也。

王荆公日錄八十卷。毘陵張氏有全帙。頃曾借觀。凡舊德大臣不附已者。皆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耀後世者。悉已有之。盡出其壻。蔡卞誣罔。其詳具載陳了齋瑩中四明尊堯集。陳亦自謂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更在後之君子審辨而已。故神宗實錄後亦多采日錄中語增修。章子厚為息女擇配。久而未諧。蔡因曰。相公擇壻如此。其艱。豈不男女失時乎。子厚曰。待尋一箇似蔡。卽者蔡甚慙。至蔡造端矯誣。雖歷千百年。衆論藉藉如新。矧同時之人。宜乎議之不置。孰謂蓋棺事始定耶。前說。輝得於叔祖元仲。叔祖視政宣。諸名公為輩。行李丞相伯紀。欲以謀官。不就平生所著詩篇。翰林向伯恭為之序。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進士諸科舊用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於人。過於浮費。至是始賜之。後以為例。

清波雜志卷第二終

清波雜志卷第三

宋 周煇撰

輝居建康春時偕一二鄰曲至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菴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
墜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閤盆蓋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墜地得之乃李後
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中雖瓦礫微物亦有時而顯晦又至白下門外濟安院主僧
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為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樣十錠
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誠不吾欺

張文潛雜書有云余自金陵月堂

姚本

謁將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

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墜壕水或絕或流多鳩鵲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

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

云與東坡跋秦太虛夜航西湖至普明院舍舟從參寥竝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

惠因湖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始至壽星院謁辨才一段奇事景趣略相

似皆可以畫但恐畫不就爾輝雖未嘗夜游南北山如金陵郊墅

姚本

高本春游良不

疎想像文潛所歷如在目前足不至者二十餘年特未知今復何似

姚本

下當增也

輝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育序游鍾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菴之壁寒騎瘦馬
度山腰目斷青溪第一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千年塵土暗衣巾亂
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向客人素於先人
厚善先人嘗次其韻雄壓吳頭控楚腰千峯環拱冶城橋黃旗紫蓋旋歸漢古剝淩
涼尚號蕭北嶽經行匪濫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
皆書于壁二十年後再過之皆不存矣却后化蟒之地鹿院苑土人名為蕭帝寺寺
之殿宇猶是梁時建立者

建康六年故都禁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橋
林敏若子邁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王荆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輝先得其書後史
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為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恪謁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即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

見桓元邁欽宗名温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託其點抹其

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紹興戊午魁特奏名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伴圖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

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迨六蜚臨幸。以設廳為三省。便廳為樞密院。六位為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彼民至今能道之。石林為從祖姑之夫。輝幼。及識其風度。偉人也。

石林為蔡京客。故避暑錄所書政宣閒事。尊京曰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何也。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

絕江渡淮。過河。越白溝。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輝淳熙丙申。從使節出。纒回。轉當三月中下旬。一路紅塵漲天。熱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氣候。往還經從汴都。顧瞻宗廟宮室。不悟朝陽殿。遂作單于宮。不獨興嘆于往古。以中原復中原。規恢洪業。信自有時。恨輝老矣。其及見諸侯東都之會耶。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慧麗者。伺其主翁屬婦之際。已設計賄身儉。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為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為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

詰。

四十年前朝士遺論。便放謝辭。倉皇出關。親厚者亦不敢相聞。迨更化之後。稍革此風。猶未敢舒肆。叔祖繇三院御史貳春官。未幾罷斥。時王公元樞德言任小司空。趨局。即請早出假。同列叩之。昌言答曰。綸今日欲送周為高。為高故祖字也。從列尾而至者一二耳。近時去國者。冠蓋祖餞。從容理裝。風俗歸厚。於治世豈小補哉。枯蒼管銓平仲監秦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銀一笏。以助其歸。恃此方敢留一二日。蓋秦早授館于其家。故特致此禮。

政宣閒。除權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許於通衢下馬。從醫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今談天者。既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晁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闈。號金門羽客。氣餒赫然。林靈素為徽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庭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

夫後馴擢至大中大夫。沖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慰。封贈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霽。靈素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于溫州。未死間。先自籍平日賜賚物。寄之郡都。且為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寘所賜萬歲藤拄杖。封寔甚固。建炎初。唯下溫州籍其貲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晚衰大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為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為此。身首異處矣。倏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謊詐遁去。異哉。後墓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窀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蒞。靈素既陞座。首召太學博士王俊。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為師友。豈有振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罷。王。海陵人。歷宰掾。分符而終。近萬元亨典鄉郡。雖載姓名于圖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

時又有王仔昔者。初館于蔡京第。屬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

仔昔書皆為禱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肯受。曰。上禱雨。今得此大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駭異。蓋上默禱。為寵嬪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

紹興丁巳歲。車駕巡幸建康。回蹕時。先人主丹徒簿。排辦新豐鎮。頓物皆備。御舟過止。宣索生菜兩籃。非所辦者。官吏倉卒供進。幸免闕事。前頓傳報生菜。遂為珍品。物有時而貴。世事真不然。

吳愆。字長吉。臨川人。後徙建康。早從王荆公學。譚熙豐開舊事。疊疊不倦。與秦丞相有硯席舊。晁共道居留日。俾鄉人舉其孝廉孝者。當兵火擾攘之際。供母養無缺。廉者。雖在窮約。人或賙之。有所不受。雖曰鄉論素與。亦未免有所迎合。繼以禮津置。赴行在所。館于太學。未幾。託疾告歸。初無恩數。爾後八行孝廉之舉。寂無聞焉。

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蘂花。乃比其色。許慎說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輝家海陵。海陵昔隸維揚。亦視為鄉里。自幼遊戲。無雙亭。未見甚奇異處。不識者或認為聚八仙。特以名品。素高。爾后土祠。前後地土膏腴。尤宜芍藥。歲新日茂。及春開。數腴盛大。纖麗富豔。遂與洛陽牡丹。竝驅角勝。孔毅父嘗譜三十有三種。續之者。纔十餘。

種夫豈能備。固宜有所增。益錢思公尹洛。一日暮客旅見於雙桂樓下。見小屏細書九十餘種。皆牡丹名也。洛花久淪敵境。揚花在今日。尤當貴重。

紅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岐公為倅。王荆公為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為首相。後山陳師道云。輝嘗詢于揚之故老。皆云。初不識所謂金帶圍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為榮悴乎。

輝祖居錢唐後洋街第宅。燬於陳通之亂。今韓新王府其地也。嘗見故老言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迴。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極巨。更無障礙。自六蜚駐驛。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近人詩也。或云為此詩者。黃姓失其名。亦嘗作萬俟丞相挽詩。有地下若逢秦相國也。應不說到沅湘之句。

天下名山福地類。因行役窮日力。且為姑俟回程來觀之語。所誤。竟失一佳貽終身。

之恨者多矣。輝頃隨侍自番陽順流東歸。至南康阻風留一日。乘輿游廬山。飯于歸宗。旋至萬杉。杉陰夾道蔽日。抵羅漢觀。大鼓未至。棲賢數里。先聞三峽噴薄激射之聲。動心駭目。凡山南佳處。領略粗遍。爾後一再經從。皆不暇訪陳跡。至今清夢猶在巖壑間。嘗有一編紀游。今亡。

昭慈聖獻上賓。庭臣進挽歌辭。莫不紀垂箔事。一詩云。飲馬驅強敵。飛龍紀建炎。艱危三改歲。倉卒兩垂簾。云。乃中書舍人林逋詞也。一時傳誦。挽詩自古皆五言。至嘉祐末方有為七言者。

乾道末。晁強伯子健。至毘陵祠蘇東坡於學宮。其叔少尹子止。為之記。其間言坡之葬也。少公銘其墓。皆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譏可赦。而謂公進用。由其選擇。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子止所書如此。少公之語。誌文在可考也。其然不其然乎。祠宇成。中寘坡塑像。又徧求從壯。至老。及自海外歸。儀形繪于兩廡。晁文元後子健。為景迂生。以道之嫡孫祠堂碑。後為人磨去。

東坡自海外歸。

晁文元後子健。為景迂生。以道之嫡孫祠堂碑。後為人磨去。客曰。莫有疑我否。則素知彼民愛慕坡亦春春此地。而不忘強伯尸而祝之之意。

此出

東坡初入荆谿。有樂死之語。蓋喜其風土也。繼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問侯。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狃然死生亦細故耳。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無。但箇裏着力不得。語畢而終。歸老素志。竟墜渺茫。一丘一壑。天寶書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罷相。回江右。小泊荆谿。因董氏出楚頌帖。乃考坡自元豐七年以後。經從此地。月日本末為詳。刻石具在。楚頌乃坡欲種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湖水體白如乳。遇剗方見。然不常有也。通泰鹽地。麋食艾生茸。入藥。故人極力捕獵。以邀善價。士大夫求恣嗜。祿有養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飲。其殘物命如此。嘗聞宣和間。良嶽麋鹿數百十頭。其大如驢。蔽圍城中。盡殺以啗術士。茸角皆棄之。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日。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法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迫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後自同知樞密院。責秘書少監分司。居筠州。踰年。故選宗族勞其跡。因言蘇黃門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

云不獨爾所寓之屋亦黃門舊宅既葬二十八年內翰洪公景廬方誌其墓當在樞府日洪為編脩官

族叔在翰苑一日召至中書受旨作建立皇子詔曰朕荷天右序承列聖之丕業思所以垂裕于後夙夜不敢康寧永惟本支之重疆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古星舊名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宮闈毅然不羣聰哲端重閱義有立亢于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立愛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公倫而厚風俗也稽考前憲非朕敢私上讀之稱善又令製字以賜未幾遂柄用洪具著此文于誌中仍首載當時使事且云致坡公所作富碑之體

族叔初試宏博以所業投湯岐公時季元衡南壽待制亦投文字湯嘗師之初許其奪魁一日謂季曰近有一周某至先生當處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蔡卞之妻七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於牀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為笑輝在金陵見老

先生言。荆公嘗謂元度為千載人物。卓有宰輔之器。不因某歸以女。憑藉而然。其後蔡唯知報婦翁之知。不知掩婦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後世其於報也何有。

七夫人者。一日於看樓。見一僧頂笠。自樓下過。問左右。笠甚重。內有何物。告以行脚僧。生之具皆在焉。因嘆曰。都是北珠金箔。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施。其僧

不顧而去。異夫巡門持鉢者。

案七夫人尚本俱作王夫人。

合堂同席以觴客。客非其人。則四座歡不洽。而飲易醉。返以應接為苦。選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或欲易從軍為飲酒。飲酒欲惟無由自醉。得勸則沈酒。勸尤在乎勸。備辭遜之閒。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勸。今則巡杯止三。勸則無算。顛仆者相屬。不但沈酒而已。亦見風俗隨時奢儉之不侔。然一席歡洽。全在致勸辭受之際。若杯行到手。不留殘氣。固豪矣。於留連光景。似欠從容。是皆少年態度。老去夫何能為。

清波雜志卷第三終

清波雜志卷第四

宋 周煇撰

借書一紙還書一紙後記為癡殊失忠厚氣象書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秘之自示不廣人亦豈肯以未見者相假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驚及借人為不孝驚為不孝可也借為不孝過矣然煇手鈔書前後遺失亦多未免往來于懷因讀唐子西真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蒂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惟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泄而秘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托復何求哉婦曰嘻是烏得不貧煇亦云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書惟恐子弟不讀讀無所成猶勝庶爛篋筭旋致蠹書之變陳亞少卿藏書千卷名畫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異花作詩戒其後曰滿室圖書雖商本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他人

造請不避寒暑誠可識請若下位事上官朝造夕謁其可不循等威之分若初非隸

屬但恃雅素超超日進懷漫刺俛首樊知客輩固多不自愛重者寧使訝其不來莫使厭其不去是為名言

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什特為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欄大慟數場聞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亦豈至是哉張芸叟元豐閒從高遵裕辟環慶出師失律且為轉運使李察訐其詩語謫監郴州酒每行以二小詞題岳陽樓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樓上久踟躕地遠身孤擬將憔悴吊三閩自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爛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雁應有來書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婉而不傷也

芸叟遷流遠謫歷時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柳所至留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寧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遇馬說詩攬勝無復行役之勞未離江寧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數輩飲餞游清涼寺抵暮回屬營妓數人同舟宛轉趣賞心亭未至聞亭上有散樂聲逼而詢之乃府公訝妓籍疎索

俾申刻集之。既見其載野服披褐，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勝槩，宜入畫圖。府公陳和叔也。

碧雲駮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為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毛為醜，此以旋毛為貴，雖貴矣，病可去乎？梅聖俞不得志於諸公閑，乃借此名著書一卷，詆譏慶歷巨公。後葉石林於避暑錄，嘗辨乃襄陽魏泰所著。嫁之聖俞，其略謂萬有一不至，猶當為賢者諱。蓋亦未免置疑。邵公濟，康節孫也，亦引聖俞聞范文正公訃詩云：一出妻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當甘分，崇高皆姚本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眾人殊，謂為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真出于聖俞也。輝舊得砥錄姚本作砥錄一編，亦若碧雲駮，專暴人之短，為人借去不歸。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荆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其有所出，或自為之言。後識者謂荆公平日所短正在於此。何元獻逆知其然耶。

先人性坦爽。遇事即發。無一毫顧避。親戚有初除。從官來見。首詢薦何人。自代答以張安國。先人曰。不易薦拔寒素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何待薦也。退而先人復言。且如擇壻。但取寒士。度其後必貴。方名為知人。若損高第。勝下鶴狀元。何難之有。

四六應用。所貴翦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確。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權字。辭免。蔡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蘭省遽冒於真除。一札之書。花磚復違於故步。王改作散句。蘭省遽接於英游。花磚不失於故步。翦裁故善。然花磚宜貼故步。上句或謂似稍偏枯。

頃年番禺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時寓公曲肱熊叔雅來見先人。偶索閒寘此書。顧輝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為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誨輝曰。前輩觀書不苟。簡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目。後生豈可不勉。

先人嘗從張晉

姚本

彥覓茶。張答以二小詩。內家新賜密雲龍。只到調元六七公。賴

有家山供小草。猶堪詩老薦春風。仇池詩裏識焦坑。風味官焙可抗衡。鐫餘權倖亦及我。十輩遺前公。試烹時總姚本得偶病。此詩俾其子代畫。後誤列在于湖集。中焦

坑產庚嶺下。味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新試。兩前茶。坡南還。回至章貢顯聖寺詩也。後屢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為重。色裏鑽權倖。亦豈能望建谿之勝。

輝出疆時。見三節人。或攜建茶。沿途備用。而彼中非絕品。不顧。蓋權場客販。盆集。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既不售。乃齋以歸。邊方尚爾。矧中國士大夫好事。宜乎珍尚鑒別。每相誇詡。惟恐汲泉不活。潑乳不多。啜嘗而乏詩情也。

自熙寧後。始貴密雲龍。每歲頭網。修貢奉宗廟。及供玉食。外賚及臣下無幾。戚里貴近。丐賜尤繁。宣仁一日慨歎曰。令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來道我要密雲龍。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意智。此語既傳播於縉紳間。由是密雲龍之名益著。淳熙間。親黨許仲啟官麻沙。得北苑修貢錄。序以刊行。其開載歲貢十有二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網曰龍焙貢新。止五十餘夸。貴重如此。獨遺所謂密雲龍。豈以貢新易其名。或別為一種。又居密雲龍之上耶。葉石林云。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取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大小團袋皆緋。通以為賜。密雲龍獨用黃云。

輝家惠山泉石皆為几案物。親舊東來數聞松竹平安信。且時致陸子泉茗益殊不落。莫然頃歲亦可致於汴都。但未免瓶蓋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天台竹瀝水。斷竹稍屈而取之。盈甕。若雜以他水。則啜敗。蘇才翁與蔡君謨鬪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蘇少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此說見江都幾所著嘉祐雜志。果爾。今喜學拂者。曾無一語及之。何也。雙井因山谷而重。蘇魏公嘗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宜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蓋公不納苞苴。首顧獨受此。其亦珍之耶。

待之以禮。答之以簡。與賓客言。或許是為得體。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使頗桀黠。語屢及朝廷政事。公摘契丹隱密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使人愕然。語塞。專對之。次雖曰合修成好。唯恐失其歡心。若彼稍乖恭順。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於交鄰遇容。初無忤也。

祖母太夫人。慈聖之後。暇日與子孫譚京都舊事。政宣開。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內稱賀。盛飾羣立於露臺。人各許攜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上撒包子。及成束金釵。金匱。俾眾婢爭奪。或共得綵端。即裂為二。俯拾次多遺釵珥之屬。殿上觀之。為笑樂。有

慧捷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時盛暑。以鍍金錢於御廊。得水一杯。其賜賚殊不多。破費隨盡。因歎南渡後不復見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為武惠燕王五世孫。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罷。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韓琦。又問。王安石何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一說。裕陵問文彥博。跋履韓琦嘶聲。何為皆貴。注曰。若不跋履與嘶聲。陛下不得而臣。又問。朕如何。注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臣無得而言。又問。卿如何。注曰。陛下以為貴則貴矣。以為賤則賤矣。注累任邊要。以知人自許。上曰。聞卿有袁許之學。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遠之若可愛。近之若廉隅。見本傳。

近時州郡皆修圖志。志之詳略。係夫編摩者用力之精粗。揚州為淮甸一都會。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通覽。考古驗今。撫事千餘條。效汴都以為賦。今館中及揚州有本。輝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為代邸興王之地。亦應掄揚。以亞雅頌。雖聞江寧尉崔禮者嘗有比作。而文不記其事。姚本云。而文不足起其事。後未有繼之者。輝嘗言於故人王錫老。

深以為然。且有此意。未幾錫老為潭州之士。

世謂雁為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雁屬乎陽。燕屬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常言雁序雁行。蓋亦有時。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詠。何嘗必及於雙。曰孤曰雙。豈止以奇耦言之耶。

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為國之華。羣居燕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閒。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維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為財。屢當有飢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佚遊。迷而不返之病。

紹興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蓋。何以展愁眉。紹興閒。秦伯陽魁多士。汪彥章啓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閣郎君。尚疑為譏。亡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閒。偕兄弟應進士。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韓家四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尚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後遂不復試。而兄弟皆再

登第故潞公爲公。謂南省曾預高薦。繼歷內外制。知貢舉。至登門下省。不更賜出身。初亦召試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孫元吉尚書。特書此於桐陰舊話。甚詳。貴游子弟當攷其素業。不應例待以膏梁。唐李德裕初不繇科甲顯。

元豐間。駕往園子監。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隸。致有乘醉登樓擊鼓者。因是遇賜酒。即拘賣。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嘗有酒禁也。

輝頃在秦州。偶倭國有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殺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洗淋。而四方呼其神。請禱。即愈。婦女悉被髮。過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云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趁使風。以歸。

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士夫家多有之。寘几案間。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馬溫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任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聞其言。遂留合與寺僧。凡茶宜錫。竊意若以錫爲合。適用而不侈。貼以紙。則茶味易損。豈亦出雜以消風散意歟。

矯時弊耶。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嘗與范景仁共登高頂。由螺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攜茶遊山。當是此時。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銀飾一。金飾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換排於屏間以候之。申公溫公同時人。而待客茗飲之器。顧飾以金銀分等。差益知溫公儉德。世無其比。史傳褒貶。成是敗非。其來有素。人之行。孰先於孝悌。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發分羹之言。其於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奪長嫡。推刃同氣。其於悌也何有。脫使項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惡。史冊何以書之。特高祖太宗功勝於德耳。

建紹兵興日。帥臣許辟置幕廬。既素為知己。其於婉畫。裨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帥如故事。他皆命於朝。賓主邈不通情。殆與郡縣官等。間寄兵謀。無從咨訪。川泳雲飛。豈復有相得之樂。緩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於江湖。宜也。太原名小朝廷。蓋以得客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庶於我有益耳。龐莊敏守鄆守莒。皆辟司馬溫公為通判。羅致大賢。攸助一時。皆然。

韓魏公門人。有繫關夜出者。閹吏不得賂。詰且以鎖損訴於公。公曰。鎖不堪用。付市買修。乘滕達道為范文正公客。公鎮南陽。每宴客。達道必出。追妓文正雖不樂。終不禁也。時謂非二公之賢。豈容不拘小廉曲謹之士。前哲寬厚類如此。是亦報社書記平安之義。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

宮人斜見宋次道在明退朝錄

四時遣使祭之。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令

狐楚詩也。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官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墻。草閉柏下多石人。秩卑埋骨不作冢。青石浮屠當丘壠。家家墳上作亭亭。朱門相向無人聲。樹頭土氣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犢車來做主。廢后園陵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牛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此元豐中張文潛留題奉先寺詩。輝季女葬臨安北山僧舍。四五年來每值春。時往視寺之兩廡。皆內人殯宮。徘徊次未嘗不長哦。此詩也。輝復得歷陽所刊唐張文昌樂府。北邙山篇云。洛陽北門北。印道喪車轉。轉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茝茝。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人閒柱下石。隄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鷂作窠巢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古今名

勝賦詠執工覽者當自得之

王右軍帖云獨活無風則搖有風不動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溼出水則溼可見入水則乾何自知之近年夷堅戍志序其略云葉晦叔聞於劉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未能死過其開口吸水時適木工在乃取斧斫魚魚覺痛躍身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或戲難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談此事於世乎頗類前說

清波雜志卷第五

宋 周燁撰

陳柬字少暘。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
隲之際。作遺書寄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之變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
外孫枯蒼潘景燮家。頃年許右丞翰。為作哀辭。其著本末。少暘初不識李丞相。李念
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廟。同時上書被行遺者。歐陽徹撫州人。高宗臨朝。嘗曰。朕即
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
往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詔張
慤古之遺直。陳柬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郵之典。至
矣。少暘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徹字德明。靖康初。敵犯闕。請贖二子二女。而使穹
廕。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二。本二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人金奉親王歸。詔
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蘭亭序。絲竹莞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固。亦
以為疑。

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為多。以多為少。唯唐陸官公得遷文體。蘇子容魏公云。為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中山府有夕陽樓。輝出疆日。騎馬自樓下過。在城之隅。規制甚小。然鄭州亦有夕陽樓。臨安潁州漢州皆有西湖。建康有賞心亭。揚州亦有賞心亭。名雖同而顯晦異。嘗記小詞夕陽樓下望長安。凭欄干。或改為凭欄干望長安。謂中山夕陽樓也。沈存中云。章華臺乾溪亦有數處。

淮西憲臣霍漢英奏。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並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明年臣僚論列。司農卿王詔。元祐中知滁州。詔事姦臣蘇軾。求軾書歐陽脩所撰醉翁亭記。重刻於石。仍多取墨本為之。贖費用公使錢。詔坐罪。漢英道真萬世。臣僚亦應同科。政和閒潭州倅畢漸亦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從之。

大觀東庫物。有人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斤。

蔡京庫中。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黃雀蘇。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椽。他物稱。

是童貫既敗。籍沒家貲。得剩成理中國幾千斤。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紀一律。

東湖徐師川俯紹典故。錄諫垣。遷翰苑。督幾命。燁乾道丁亥。在上饒。從公李子珪游。因叩家集云。詩已板行。他無存者。久而得奏議於殘編斷簡中。猥并錯亂。不可誦。乃為整綴成十卷。附以雜文一卷。寫以歸之。公視山谷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贖見。甚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啟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滸。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及觀序脩水集。造車合轡之語。則知持此論舊矣。

東坡南遷度嶺。次於林麓間。遇二道人。見坡即深入。不出坡。謂押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既入。見茅屋數間。二道人在焉。意象甚蕭洒。顧使臣。此何人。對以蘇學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煇頃得詩話一編。目曰。漢臯王季羔。端姓本有嘗借去。親為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說漢臯所書也。一小說云。漢臯張姓。不得其名。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羣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

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以卻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足之獎飾。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使金者。冬月耳白。即凍墜。急以衣袖摩之。令熱。以手摩。即觸破。輝出。纔時。以二月旦。過海。雖辨綿裘之屬。俱置不用。亦嘗用紗為眼衣障塵。反致閉悶。亦除去。然馬上望太行山。猶有積雪。同途官屬。有至黃龍者。云燕山以北。苦寒。其凍宜然。凡凍欲死者。未可即與熱物。待其少定。漸漸蘇醒。蓋恐冷熱相激。

雲州朱魯公丞相。著秀水閒居錄。一編之內。於南渡諸公行事。貶駁殆無全人。其公論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自昔名賢。嚴於輩行。尤篤通家之好。子弟見父執。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禮。呼以排行。或稱小字。書問以從表兄叔。自處。嘗記秦楚材內翰守宣城。一族叔見於公廳。稠人中。致至次。乃舉小字以審之。今則拜禮施於顯宦。則有任貴之嫌。為父執者。亦恐憑籍而為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既獨冠萊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旦問嘉祐曰。外

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莫為相為善。相則舉望損矣。自稱為劣丈。未之前聞。

典家塾

高列典蒙

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弟。而不能久。狎則利於己。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

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踉蹌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汎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張無垢子韶云。某見人家子弟。醇謹及俊敏者。愛之不啻如常人之愛寶。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尊貴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欺高利心。其鄙下刻薄。亦為勸戒。太息而感誘之。此平生所樂為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為隆殺。亦可笑矣。渾然忠厚之氣。可敬而仰之。或謂童稚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為之主。亦豈宜閤畧世故。謂初學記為終身記。蓋亦此意。

韓蘄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偕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巨測。疑為鬼物。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龜鼈窟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貴。後果建節。

蘄王每與官軍飲。用巨觥。無算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懷一蘿蔔。蘄王見之大怒曰。

小子如此口饒俾處前以手按其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既乃復與之飲二說得於權之子處智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煩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旬申言之張辭以居閒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逼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軍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輩乞早早歸內姚本云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款留私第為榮但幸秦太師內府時未哺即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二說得於循王之姪子安

子弟隨侍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仕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嘗相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訶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於外及今趙趙客次庭揖而陞回視照壁後竊窺者即前日之我也

季才元大臨元祐閒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為二雉闕山谷閒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送州才元識其異說得箝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異

矣夫識其異其誰嗣之

似病原非病求閱方得閒殘僧六七輩敗屋兩三間野外無供給城中斷往還同行木上座相與住茶山乃曾言甫侍郎詩茶山上饒名利也輝在上饒三四年日從寓士遊徧歷溪山奇勝廖明略徐師川呂居仁鄭願道曾宏甫諸公風流未遠邦人類能道之輝嘗欲哀集賦咏為一編目為玉溪唱酬以侈一時人物之感因循不克成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妻為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繇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耽愛恨無自以致其上儻官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閒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請再娶乃以嬖妾出之於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重黜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

輝出疆時見燕中所用定器色瑩淨可愛近年所用乃宿泗近處所出非真也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閒黛變色紅如朱砂謂葵惑躔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為妖窻戶亟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欉年八十餘居於饒得數種出以相似云比之定州紅甕器色尤鮮明越上祕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祕色

又嘗見北客言耀州黃浦鎮燒甕名耀器。白者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窯一有破碎。即棄於河。一夕化為泥。又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艱得。

紹興辛巳冬。敵馬飲淮。輝在建康城中。南北既交兵。捷音日馳。後生輩喜躍。獨老成人有憂色。言頃歲擾攘。三鎮失守。何嘗不日報捷於外路。一日傳金酋有來。日早炊玉麟堂之語。聞者震駭。且日見俘獲係擄。氣象不佳。未晡坊巷皆執兵杆衛。如是者一月。未幾遂有鳴鏑之變。為敵人飛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氏時。胡王死其母囚。後又助北漢拒周。諸部力諫。而遼主強之。燕王述軌因眾心弑其主而自立。于紀妄動。其報始此。與完顏亮之事同。

李寶海道與金人戰。見其舟皆以紬緇為帆。舒張如錦繡。未須臾噴濤怒浪。捲聚一隅。此以火箭還射之。箭之所及。煙焰隨發。既敗走捷。以聞。遣使錫賚甚渥。賞功建節。御書忠勇李寶四字於金纒幹旗上以寵之。

方務德侍郎受知於張全真。參政後。每經毘陵。必至報恩院。張之祠堂。祭奠。修門生之敬。祝文具在。洪慶善嘗入梁企道閣學幕府。後守番陽。企道夫人尚在。歲時亦以

狀稱門生以展賀。士夫併為美談。張文節知白在桑贊墓下。祭識其必貴。祥符中文節為京西漕。祭已死。葬濟州。秦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掃。詔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獻之知。每至范氏。必拜於家廟。八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事其子弟。狄乃武將。能知義。不忘恩。可書也。先人云。前輩聞知已訃音。必設位以哭。東坡詩。白酒真到齋。紅裙已放鄭。謂有香泉一壺。為樂全先生服不作樂。後漢董朗舉孝廉。為順昌令。聞舉將喪。解官歸唐杜審言為崔融所

獎引融死。杜為融服。總麻。裝任與鄭餘慶友。甚任。卒。鄭為行服。見孔常父雜記。

洪君守番江。姚本云。洪守番江。日。先人為郡幕時。祖母留鄉里。洪每值正。至必以書送壽酒。外

題狀上太夫人。几僚屬有親者皆然。先人既以書謝。翌日再展狀謝。此等禮數。度前哲常行之。特今為創見。

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人。闕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

大父昔在廬山下。一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死心禪

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來。姚本挂塔。命灑掃新浴室。陳焉死心偈。山

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瑙盃。用以日飯一尊者。一失。具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靈

異如此。嘗與友生葛慶長。力贊其藏去。以俟識者。後聞歸京尹趙渭師矣。繼聞趙復

有所獻慶長。恐此畫不再說也。乃約韓體作羅漢畫。記焯在上饒玉山。見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世傳有三本。獨此為真。焯不識畫。未敢為然。貫休初畫古羅漢。止十五尊。或以為問。乃以己貌足。本之

米元暉善畫。能以古為今。蓋妙於黃染練素。先人在丹徒。米嘗以自畫寒林見予。為好事者袖去。先人復得。元暉少年所作楚山清曉圖。嘗上於御府。今猶可想像為之。病懶未暇也。素元暉高刻俱作元章。

元章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暉借留數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直本。元暉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江南徐諤得畫牛。畫鬻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群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蚌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牧童影。豈亦類此。而祕其說。

老米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搨竟併與真。質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為多。東坡二王帖跋云。錦囊玉軸。米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因借。

以譏之。舊傳老米在儀真於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他畫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據舷欲赴水。其人大驚亟界之。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為笑。曾祖殿撰與元章交契無間。凡有書畫隨其好即與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硯非世閒物。殆天地祕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贗居半。特善誇耳。得見乎。元章起取於筭。曾祖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元章顧而喜。硯出。曾祖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點磨硯。元章變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後倨。硯汙矣不可用。為公贈。初但以其好潔欲資戲笑。繼歸之竟不納。陳通亂後偕古大悲雷琴莫知所在。米老嘗有題跋云侍講仁熟攜顧陸真蹟保大琴會於米老巷。即此畫并女孝經是也。曾祖字仁熟時守京口。唾硯事。吳虎臣漫錄。誤書為東坡。

曾祖視王荆公為中表。既干撰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本。擇一以入石。號周氏世德碑。寘於杭州西湖上。文并書。名二絕。紹興初某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中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脫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謝焉。不然幾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滿覺。

院客打碑而賣者無虛日。

清波雜誌卷第五終

清波雜志卷第六

宋 周燁撰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郡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復詔以書辭不奉詔。曰此待詔職也。蔡京政和間。以師臣之重。撰明節皇后墓銘。并記書與題。蓋皆出於已。而不知辭。近方見其墨迹於士友處。云得於書者。時歷七八十年。尚存。許久無採取者。豈憎人憎及儲胥耶。

榷酤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羣飲者唯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為民之蠹。大戾於古今。祭祀宴饗餽遺。非酒不行。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釀財麩。猶不充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為害教。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徒與歎焉。曾無策以革其弊。

朔比較酒務。及收頭子牙契等錢。號經制錢。以助軍費。宣和末。陳亨伯宣起請也。後至紹熙五年。倣此。亦收總制錢。初陳經制兩浙。江東屬杭州。陳通亂後。州縣一切調度。悉資移用。乃增添糟酒。及牙契等費。充經制移用。高木錢。至今行之。陳後知中山府。死於兵。陳亨伯傳書收總制錢。自翁秀國始。熊子復所著通畧辨其誤。

元祐諸公皆有日記。凡榻前奏對語及朝廷政事所歷官簿。一時人材賢否書之。惟詳。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虬竊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雖私家交際及嬰孩疾病治療醫藥纖悉毋遺。時屬淮上用兵。擾擾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

紹聖北郊齋宮告成。卜日乘輿出觀。宰執奏臣等願預一觀。翌日從駕幸北郊。儀衛兵仗如金明。凌晨微風。靈即開霽。進食。召兩府親王入受福殿。既升殿上。由東朵殿步過東西廡。行自西朵殿還御座。宰臣以下從行。降殿召賜茶。又賜香藥小園茶。衛士以下皆賜花。晚召宰執從官。賜茶於明禋殿。退升輦還內。北郊齋宮即會聖園為之。殿門與殿皆曰明禋。明禋之後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間。東西兩朵殿各三間。又兩夾屋三間。旁各有兩閣。東曰司衣。西曰司寢。曰司仗。後有坤珍殿。嫺御在焉。坤珍後又有水殿池沼園圃。皆臣僚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觀穀殿。曰登成。後又有更衣殿。有便門連齋宮。後一日宰執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宜召獲輿榮觀。上笑曰。殿宇亦別無華飾。上又云。外議謂使了多少金箔也。故事郊宮無屋。旋施幄帟。風雨不除。上命繕營。章惇以為齋宮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歲一郊。次舍費練帛三十餘萬。又倍之。曷以屋宇所省多矣。且齋明以事天地而為浮侈。朕豈不知之。

宮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當有此於是臨幸引澤徧視上曰有金碧之飾乎亨懋謝
徽宗在潛邸密使人持誕生年月日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若來再三詰之
乃告以實彥曰覆大王彥即今閉鋪六十日內望富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其驗如
此都人目曰賣卦有刺陳時又見郭天信者亦以術顯靖康之禍其有以炎正中否
之兆告上者乎時識者皆知必致中華擾亂不謂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說端邸聞相國寺陳彥明數學談祿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問之彥乃屏人告以
大橫之兆且云事應在兩月後至期果驗初欲官以京秩繼乃補西班積官至節鉞
政和金盛時或云彥嘗以運數中微密告於上徽宗為作石記埋宣和殿下又云彥
亦有兄為辟廛士前後二說不同乃併書之

東坡上元詩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挂果愚珠星照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
亦宵興身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閒見層
層散策枕柳林林疎月翳鬢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一舉輒數升浩
歌出門去我亦歸骨騰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詩三年白玉堂揮翰供帖子風生起
草臺黑點澄心紙三年文昌省拜賜近尺咫紅蓼盼御盤金幡梟宮燄晚為日南客

環堵隱烏几。朝來聞擊鼓。土牛出城市。幽懷不自開。欲逐春事起。安得五畝園。種蔬引江水。二篇之詩。先後而作。何語意切類如此。輝在番江。於初寮孫稷處。得公自監大名倉。洎被遣等兩地。建節帥燕。遺文朱板。橋行者。本云未如睿謨殿曲宴。及賞橋律詩。各百韻。鋪張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嘗見立春詩墨蹟。於洪成季尚書家。

初寮進曲宴詩序云。臣比蒙聖恩。召赴禁殿曲宴。其日垂拱奏事。退俟於睿謨外次。花巾絲履。進自東序。促武再拜。陞即坐席。女樂數千。陳於殿廷南端。袍帶鮮澤。行綴嚴整。酒行歌起。音節清亮。樂作舞入。聲度闌美。俱出於禁坊法部之右。於時臘雪新霽。風日妍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寶樹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羣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開。於是皆頓首曰。陛下神聖能回造化。草木實被生成之賜。乃先時呈瑞。以悅聖情。日既中仄。甫畢初筵。有旨許登景龍樓。由穆清廡外閣道。以升東望良嶽。松竹蒼然。南視琳宮。雲烟絢爛。具北則清江長橋。宛若物外。都人百萬。邀樂樓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羣臣頌歎久之。既夕。復詔觀燈於穆清。遂侍宴於平成。萬炬層出。彌望不極。如星挂空。而光彩動搖於海雲濤波之上。戶牖屏柱。茶牀燎燼。皆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耀璀璨。縱觀環逸。則又覩合宮蕭臺。崇樓傑閣。森

羅布漫羣臣。心目震駭。莫有能測其機緘制作之妙。已而陪從天步。至會寧殿。瓊鋪珠箔。合沓炳煥。其所陳則虞原注夏鼎高盤。紀甌龍文。夔首雲雷。料斗真若蓬古。

三代之物。陛下既御黼坐。親取寶器酌酒臨勸。命宮嬪

名音同

酌酒臨勸。命宮嬪

高列

奏細樂於前。玉食嘉果

南珍海錯。手自分賜。載色載笑。雍容無閒。羣臣飲德。莫不沾醉。夜分乃散。歸路觀者

如堵。他日稱謝。陛下申諭一二輔臣。俾作詩以紀。而臣安中預焉。臣猥以凡材。蒙陛下

親擢備位政府。曾未閱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頌述。雖無詔旨。猶當自致。惟是鈞

天帝所。昔人夢寐。或有形聞。而悟想象。莫及而臣。今者身歷遠嚴。目擊奇勝。願當以

文字。誤被聖獎。且面命之。其榮至矣。後尚有二十餘字。常詞也。書之以見國家閒暇

湛露惠慈之盛。賞擢之序。亦若是焉。曾端伯得於李漢老之子。曲宴詩乃其父所作。

劉李高云。乃王履道也。曾亦疑焉。以此序考之。何疑之有。

隆興改元。夏符離之役。王師入城。點府庫。有金一十二百兩。銀二萬兩。絹一萬二千

匹。錢二萬五千貫。米豆共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見符離記。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寶元。閔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

使。响所囉。番中不識稱朝廷。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宮

姓本

趙家阿舅。益吐蕃與唐通

姻故梅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閒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為答詔其表有示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為難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儻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語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政和三四年閒府畿汝蔡之閒所出瑪瑙尚方因多作寶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為石成白骨色悉為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特紀吳爾紹興閒張扶少持錄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執奏太常卿班高故事不除改國子祭酒時祭酒虛位亦久前騶接呼赴監供職學前居民驚懼曰官來捕私酒傳以為笑元豐改官制諫議大夫換太中大夫前呵曰大中來都人駭避曰大蟲來則知前已有此說

神應濟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參云是為養身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閒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為修身之要皆可銘於座右

輝傲居毗陵屋後臨河地無尺許俾僕治籬方埋柱去浮土見成貫小錢至露四鏤於外僕亟手之僅得十三餘隨縮入地僕復運鋤了無一物信知无妄之財不容輒取十三錢寘於佛高刻室尋失所在昔洛中第宅求售評直外復索掘屋錢益其下多有宿藏張文孝右丞買宅既償其價復隨所索與之迨入宅掘地得一石匣刻鏤甚工巧中有黃金數百兩正酬售屋之直

曾祖侍紹聖經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時歸明人觀察使黃瑛措置廣西邊事招徠大理國進奉朝廷欵之下本路帥臣究實曾祖抗章言偽冒忤蔡京

意乃落職宮祠宣和改元事白黃瑛得罪御筆周未使首言其偽責命改正與理元

斷月日紹興三年軍執進呈廣西宣諭明素奏大理國進奉及賣馬事高宗曰遐方

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於費賤進奉可勿許令賣馬可也軍臣奏異時廣西

奏大理人貢事為可鑒當日言者深指其妄黃瑛以是獲罪蓋謂是也當亦載於國

史

右正言鄒公浩因言事貶謫蔡卞奏乞治浩親舊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置獄諫議龔公夬云周某與方天若私論鄒浩事某以為難天若非之遂以語蔡京

京遠以聞。由是某等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為攻訐。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寃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蓋某與京始善。而終睽。故京私欲報之。龔之諫疏大畧如此。以是知曾祖特京。大理事特其一耳。故當京卞用事日。一斤不復。而終外補云。

南渡後。有司降榷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絨。鴉鵲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罪之。宣和間。宗室圓爐次索炭。既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嘗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為之。水至即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五指揮。專採石增修。衆賴以安。邦人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有功于民。則祀之。吳兒奉嘗。其有替乎。

又一說。以竹籠石。丁晉公主之。易以薪土。陳文惠公之議。丁黜其說。徙公他官。而籠石為隄。歲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嘗築長隄。以禦決河。人德之。號陳公堤。

輝嘗過庭。聞祖父奉直。得於陸農卿左丞。歐陽文忠公有一記事冊子。親題丙午年。

不入蜀則入吳。後見洪成季文憲公之孫言文憲嘗問邵澤民康節知數。公所聞如何。曰無他語。臨終但云。丁未歲子孫可入蜀。然建炎初。吳地亦不免被兵。獨西蜀全盛。迄今為東南屏蔽。益信斯言。康節先天之數。世可希萬一邪。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忍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

郎潛出張平子思玄賦。尉龐眉而郎潛兮。建三葉而遇武。紹興間。某自郎邊。卿久次。以啟投秦丞相。有郎久潛於省闈。卿尚少於朝班之句。秦雖極稱富。竟不克入。從貧人富人。竝為容。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貧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教之。貧人無以復也。以此論之。自昔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迺見王充論衡。

林文節子中。以啟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後東坡謫惠州。告詞云。敕具位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為己助。自謂得計。固有悛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

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

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於詭高利倖恩。市井不為。措紳共恥。尚屈盛典。止從降黜。今

言者謂某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高利死竄之遠方。雖執

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熟。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

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極於醜詆。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謂林同在館。年且長。除不

當先。林乃繼除。記注。又為杭州交承有三帖。論開湖賑荒。浙東倉司石刻在焉。

顯仁上仙。遣使告哀北境。并致遺留禮物。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銀絲合十面。各

實以玻璃玉器香藥。青紅燃金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威東二管。玉簫一樽。象牙拍

板一串。象牙笙一樽。縷金琵琶一副。縷金龜筒松琴一副。象牙二十株。時宗樞持節

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餉金瀾酒二樽。銀魚牛魚各一盤。尊盤皆金瑤器。

併令留之。伴使致詞。諫賀館人以手加額上。謂前此未有為特禮也。

宣和五年。既從高利命。金人乞盟之請。明年遣祕書省校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

金首生辰。竣事而旋。常贖外。別贈使介各一玉錢。金主即宴。坐起離席躬奉之。左右

傳觀皆驚愕。太息錢之製如今之大者。其文皆番書。不可識。不知為何禮重如此。時

金已萌寒盟開兵端。宣虞我或覘其國。故外示厚禮俾巨測。錢令藏衛氏。

監司郡守。歲薦所部吏。關陞磨勘。朝廷視為常式。第付銓曹施行。初不加省。間有特薦者。未即召對。及有陞擢。則降審察之命。所謂審察者。審其人才。察其行誼。施於其職可也。若山林隱逸之士。當路或以名聞。其冒昧而來。待人進退乎。紹興三年。徐東湖以遺逸薦。蘇後湖詔俾赴中書審察。蘇力辭。乃得請。蘇既辭審察之命。乃降以禮遣。赴行在。引見上殿。指揮卒辭之。

後湖公隱居求志。高蹈一世。紹興初。屢徵不起。僕輩見使者沓至。竊相語曰。官中須要秀才正身出頭。

強淵明帥長安。求辭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喫冷茶。蓋謂長安籍妓步武小。行遍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曉所以。後叩習彼風物者方知之。又文勛除福建漕。陞對。翌日上問輔臣。記得有藝。蓋記其工篆學也。章申國對云。會舞旋。上遽云。如何。豈可使一路遂罷。冷茶舞旋。皆非國論所宜。及頃得一小說書。王黼奉教。換明節和文貴妃墓志云。妃齒瑩潔如水晶。緣嘗餌絳丹而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為韻。輝曾以此說叩於宣和故老。答曰。雖當時語言文字閒。或失持擇。恐不應直致是。

裴暗然韻字蓋亦有說宣和間衣著曰韻纈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為
鄴邨倡為比識時趙野春帖子亦有複道密通蕃衍宅諸王誰似鄴王賢亦迎合之
意也

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
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呂榮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於作偽且疏
拙露見高利為可笑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也脫籠
亦為京都虛詐閃賺之誘語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
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塗之遠已至上林則
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銖流焦燒四時之戲極以銖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
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識也

蔡京罷政賜鄴地以為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焦德曰西園與東園
景致如何德曰太師公相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
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語聞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詆公相之非特同輩以飛語

嫁其禍云。

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為例。東坡薦黃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當郊該蔭補。而奏其子者有之。

清波雜誌卷第六終

清波雜志卷第七

宋 周煇撰

王荆公當國值生日差其子雲押送禮物雲言例有書送物閣門繳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乃許收下。周子謝恩緣父子同財理無餽遺取旨謝恩一皆作偽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為禮不宜如此乞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至當之論後皆遵行。頃見老先生言此出荆公意。奏檢亦公筆。特假雲名爾。雲字元澤。大觀元年詔賜使相以上生日器幣。故事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惠博矣。其後王詔開熙河益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於熙寧間邊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慨哉。

蜀先主傳載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之語。裴松之注按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後呼丈人為外舅。其本此乎。然漢匈奴傳書且鞮單于云。漢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語止為尊老言。非專指妻之父則可。若謂古無丈人之名。後學竊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峯。故俗於婦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為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履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燎鑪者以尚方物人聞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會卒南渡揚子江中遺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戶於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珠者太平興國中鄆州修東嶽廟穿土得一玉杵曰以獻亦五代亂離時之物金玉沒於地中蓋亦有時而復出樸樾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樾單父人嘗宦於政宣間或云陳君向也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為汝子孫其後繁盛今雖湮微猶應出兩府曹泳景游嘗語此兩府其自期耶焯家遠祖國初知江州屬曹翰屠城之初遺骸遍野乃對廬山作萬人冢仍自為記德既及於枯骨或謂後嗣當有陰報有相先墓者言亦當出神仙高叔祖諱恪字執禮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鄉薦一旦舍去傳道於徐神翁自稱赤局先生靈異不可具述鄉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繪其像神翁書

贊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可取。宣和詔不起。錫守靜處士之號。羣從記其事跡甚詳。玄不具載。寇犯淮甸。亦知守靜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隸仲大亦得道。有一皮篋。無底。取錢常不竭。後隨先生羽化。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為名。長安城東出南頭。名羈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見三輔黃圖。范曄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見戰國策。邯鄲屬磁州。邯山名。鄲盡也。言邯山至此而盡。以城郭宇皆從邑。故作鄲。見寰宇記。金城郡。一曰築城得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郡在京之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竝見地里志。此數條皆因人有問。檢示之。非特出也。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為藩鎮。開府。犒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此。三月。豈以淳屠氏謂此九十日為齋。素月耶。不經之甚。御筆除權。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歷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真黃道也。

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郡特以借免。先人任信暮。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官吏竝送。郡州勘鞠。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撥還。科公罪。答不理。

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改秩為銓曹留難高利索荒輝至朝廷時宗袞益國

公參大政從容見語見先丈常平伏辨既不曾會書何亦被鞠輝因言州郡刑獄

冤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曾著字蓋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

而思之先人尚高利無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除執政例薦所知

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政首以先人名聞乃自臨安筦庫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

一任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

輝嘗於鄭暘叔竊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日為五路墨寶鄭既錄碑之全文

刊泐者缺焉且附已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聞有辨正類為數巨帙考證良備悉

上秘府其副因借留數月歸之第錄其目并其說前後亦得其漢刻十數種旋為親

黨沈虞卿取去鄭乃同州死事驥之子紹興間嘗歷四川監司其子忱德云在蜀日

李公仁甫久相從於墨寶訂正有助焉且出數小紙細書皆李訂正之語前姚本無前字

漢碑固多晉碑亦絕少蓋晉制三品方許立碑

曾大父喜蓄古刻承平時蓋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秘惜兵火後散失一無遺者劉季

高侍郎嘗語先人頃年蒙嘉其好在較贈甚多皆秦漢間物在今日為難得語次亦

嘗詢其名。傳歲久復忘之。

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有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唐裴行儉。破外國。得瑪瑙盤。廣三尺。出以示諸將士。為軍吏捧盤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一玉杯。玉盤。觴客。次籍以錄寘於案。為執事者觸案。碎於地。非但一時。略不變色。竟無追惜之意。與夫呂文靖。俸小。姬擎寶器入書室。故戒及門。若足踏而仆。試諸子度量。古今之事。若合符節。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多。實字少。皆批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為主。今視坡集。誠然。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

從叔其父守吉陽到官書報此行再涉鯨波去死一間抵郡止茅茨散處數十家境

內止三百八戶

城本三百戶

無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區聚洞貿易頃刻即散僚屬一二皆

土著攝宦不可與語左右使令輩莫非貨命賒卒治稍嚴則為變不測地炎熱上元

已衣紈果實多不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異花此外色色無之東坡言昌化不

類人境以吉陽視之猶為內郡不但飲食不具藥石無有也又書云一日出郊見橫

巨木於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從者不肯言再三詰之方言前政某毀於此

屬無周身之具用此殮殮或叩有巨木何無板答以素無鋸匠後知因此感動得疾

乃歸行至瓊莞竟殞三女繼亡諸喪皆寄湖廣不得歸備書之為行險遠宦者之戒

南海錄言南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稻熟時埋米鑿大木若小舟以為白土人名春

塘死者多殮於春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殮手足形骸

誠重不幸也

唐太宗立皇子明為曹王母楊氏巢刺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為后魏

鄭公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為累雖從諫而止跡可掩乎不能正之於

始其後高宗之於武后明皇之於楊妃願傳家法不以為惡若魏鄭公之敢諫就能

繼之

舅氏張必用家藏唐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筆。巾裏紅袍。年祀悠遠。而色不渝。獨明皇像。別為一幀。幅巾跨馬。左右侍衛。單寮有崎嶇塗路之狀。題云幸蜀圖。然僖宗亦嘗幸蜀。未知孰是。蔡條藏閩山記。書麻宗嘗以小李將軍唐明皇幸蜀圖一機軸。賜閣下。臣下觀者。竊謂非任兆世所傳其摹本歟。

天聖七年。詔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牀榻。至宣和閒。蔡卞家雖卧榻。亦用漏粉銷金為飾。趙忠簡公親見之。其奢儉不同如此。

先人任江東漕幕。與葛公謙問為代。文康公孫也。魁然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深契禪悅。後倅毘陵。遇煇。以通家子弟。一日見語。人生臘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着力處。始意如平時。舉為藤州。別數年。公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遒勁。其家版行。超脫如此。東坡云。陶淵明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煇於葛亦云。為名報。

丙午乙亥壬戌乙巳。燁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

若無壬戌不致竟老窮薄。退神用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輩偽傳親知言。至門出見。覺非。忽言奉聖旨。追對

公事。時以永嘉林氏爭分。方與制獄。初不持引文。

一作引文

乃隨以往。中無所懺。神色泰

然如常。至府治門外。坐於一室。

後知為總轄房

已見燈二輩。

後知為府皂

詢叩年。躬嘗來歷。往

返者六五。乃云不敢久留。再三推謝。送出門。蓋悟其非也。一時巨測。既歸。議訴於府

尹趙子和。尹云。制院謬誤。所謂總轄使臣者。亦宛轉致懇。謂已科決元所遣之吏。蓋

本逮永嘉周和泰。錯認顏標作魯公也。親舊見曉。既京尹護失。孰信其枉。後兩日。制

獄事亦已復。自念與傳記所書。入冥誤追放。還境界無異。特幽明珠塗耳。平生橫逆

莫此為甚。當是時。廟堂禁從。有知己聞之。第駭愕而已。己酉終歲。災疢無所不有。特

未溢然。又留殘喘。至今事定。卻有風聲鶴唳之警。雖云氣數實使然。益信老僧禍不

成禍之說。且為官府追逮不審之戒。

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

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

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

一作

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

人以魯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獄之為懼

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乃紹興二十七年禮部見注籍之數時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餘年其復有所損益與紹興間福建大利有申所屬謂積下度僧錢若干乞備申舉以獻助乞量給度牒三兩道蓋嘗試也時議者謂宜依所請第令具戒牒最深者三五輩以聞竝與師號以代其謀淳熙間執政進呈江州置駐泊軍因依趙雄奏昨已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間未有江州軍耶雄奏令契勘江州軍自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為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於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為民之害雖曰得策終以鬻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

煇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聖間李孝美所著蓋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品樣其著於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賞洪子予收古錢幣數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郭皆重

厚叩之有聲。雖王莽小錢名徑六分重一銖然亦不致輕薄。豈上古鼓鑄但求精緻初不計銅齊耶。洪氏嘗叩其子云志舉人棺矣。或言其家慮為勢力者攘取故為之辭。

元豐間龐懋賢元英為主客郎嘗著文昌雜錄內一條以不知得一順天錢鑄於何代為言書成後又言近得於朝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初以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煇於洪氏見二錢文皆漢隸徑寸四分以一當通元開闢兩刻通之百而李譜復云思明銷落佛銅所鑄賊平無所用復以鑄佛今所餘伊洛間甚多視錢之譜為詳以是知誠有益於未聞好事者儻哀諸家所譜更改近世圖法沿革卒為一帙板行於世不亦善乎。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倚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郵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鑿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開權外副某人行如夫人及脩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後者范丞相乙卯生建炎四

年平章事未有處其先者。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東坡訃至京師。黃定及李彥皆有疏文。門人張昶時知潁州。聞坡卒。出已俸於薦福禪寺。脩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遺論列。青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竄責。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願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區子。自此卻屬老夫矣。豈名素相軋而然。或傳之過。宣和奉使高麗。路允迪傳墨卿為使。介其屬徐兢。仿元豐中王雲所撰雜林志。為高麗圖經考稽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老人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鈔其文。畧其繪畫。乾道間刊於江陰郡齋者。即家聞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雜林志四十卷。併載國信所行遺高列紫牘。頗傷冗長。時劉達異。拔竝命而往。是行。蓋俾面諭高麗國王。顯云。女真人尋常入貢本朝。路由高麗。如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顯云。明年本國入貢時。彼國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結約。茲為禍胎。

劉革老丞相工詩。送安厚卿二人使高麗云。香香三韓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橫。

天子有威靈時以為絕唱。後四句不傳。

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鼃自橫河順流而下。射殺之。繼而暴卒。而入冥為鼃。訴當償命。殿上主者乃韓魏公。勉嘗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檢房簿。既至。陰府如所教。以尚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別錄所書其畧如此。魏公家傳則云。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鼃穴其下。仍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卧。為吏追去。有鼃訴。當往證之。既至一宮闕。守衛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宮也。勉仰視真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訴。公微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述殺鼃事。公取黃牒示之。謂曰。鼃不與人同。被害汝埽。殺之。汝職也。遣之使去。出門遂寤。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為真人。是否。皆曰未之間也。上具道所以。皆嗟久之。二說不同。當以家傳為正。又一說政和間方士王志若語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彥曰。紫府真人。乃陰官之貴。未為天仙。又云。公亦嘗為十華真人下侍者。粹彥曰。然。

清波雜誌卷第八

宋 周輝撰

涪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止會粹已入石者。曾未暇廣搜而博訪也。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嘗和張文潛長篇二。以婦人而廁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五十年功如電掣。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闕難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真陋哉。迺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廢典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天才。花冠高刺秦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反。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梅好在。嗚呼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齊長安作斤賣。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

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磨和明誠。每苦之也。輝嘗欲哀今昔。名人所賦。廬山高。明妃曲。中興頌。用精紙為軸。句一字畫者。隨意各書一篇。後誌姓名。歲月。常常披展。為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極易辦。人必樂從。特坐因循耳。易安父文叔。元祐館職。

印板文字。訛舛為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者。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輝考此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終篇皆為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為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題小詩於治所壁間。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驚迴夢裏閒。說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時王荊公任本路憲。按行見之。大加稱賞。遂檄權本州教授。後葉石林特著於詩話中。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乃改芝山為前山。一字不審。乃失全篇之意。抑見自昔石列。亦可承師儒之訛。皇祐初。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過七寸。廣毋得踰一尺。梳毋得踰尺。以角為之。先是

宮中尚白角冠人爭效之。號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登車襜。皆側首而入。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乃禁止之。煇自孩提見女婦裝束。數歲即一變。況乎數十年前。樣製自應不同。如高冠長梳。猶及見之。當時名大梳。裹非盛禮不用。若施於今日。未必不誇為新奇。但非時所尚而不售。大抵前輩治器物。蓋屋宇。皆務高大。後漸從小。首飾亦然。

成都富春坊羣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絕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工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乃伊洛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詞一編。皆豔語。煇嘗得其一啟。乃代其弟上周彥約侍郎。其畧云。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賢之禮。數在先朝為九老人授道之師。承繼巢由之高蹤。解變龍之盛舉。惟君子之澤未斬。而聖人之道必傳。文采典重如此。豈可以一時諧謔之迹。而加訾議。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為序。而其父執商判韓宮師。王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拳拳。如此為後進者。不服膺而書紳。賀方回。柳耆卿。為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樂章膾炙人口。大抵作文。豈可不謹。

陶尚書毅奉使江南。恃才凌物。議論閒。殆應接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豔麗。詐為驛

卒媼女布裙荆釵日擁篲於庭。穀一見喜之久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王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慙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郟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為之動。編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於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偽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宮花一名陽臺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

大觀二年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元正坐化。並無衣鉢闕葬送之用。賜絹三百匹。錢三百貫。賜寂照之塔。仍閒度一僧。浮屠示寂寸絲不挂亦安用爾許縑息。時方崇道教詔道流敘位在僧之上。元正何人而膺此優典。

頃歲兒女合卺之夕。塔登高堂賦詩催妝為常禮。後皆畧去。京師貴游納塔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迨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扇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一座

傳觀哄堂蓋增亦不凡也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煇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輩為備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聞府方兩日其人臨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以實告況社中二客不至必留鈴齋翌旦詢之如所料初歌者既去坐客駭通正即席賦詩云花隨春盡竟無痕尚續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煇嘗廣和不記也迨今一世西園賓主無一在者獨煇蒼顏華髮藉寓西湖上舊事無人可共論為之一歎

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卧巨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覺每食數斤猶未厭餒健啖世無此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鼎養豐厚冥冥中自有定數貧儒豈可不安藜藿之分

王荆公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託荆公選其佳者荆公乃舍出俾吏鈔錄吏每遇長篇字多倦於筆力隨手削去荆公醇德不疑其欺也今世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者歐陽公歸田錄未出而序先傳神宗宣取公時致仕居穎以其閒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又患其文太少則雜以戲笑不急之事

元本未嘗出。廬陵集所載上下纔兩卷。乃進本也。

近時曾公端伯亦編皇宋百家詩選。去取任一己之見。雖非摭摭詆訶。其間或未厭衆論。且於歐公荆公東坡詩。皆不載。雖曰用唐詩選。韓杜李不與編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銓擇耶。呂居仁圖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議者謂陳無己為詩高古。使其不死。未甘為宗派。若徐師川。則固不平。列在行間。韓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夏均父亦恥居下列。一時品第。尚爾紛紛。矧隨好惡。筆削篇章。示已鑒裁之明。豈免議論。

曾師江陵目叔祖為參議官。親見並欲詩選成。僅得數篇。師撰小序以列行。後悟疎畧。欲刪去而不及。吳虎臣漫錄書。居仁作圖時。均父歿已六年。恥在下列。為非。然亦見前。蓋云。東萊自言宗派。本無詮次。後人妄謂有所高下。且悔少年自是。皆當東萊者。創此說。以益時論。非本語也。

京畿轉運司奏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邕州等處產金寶。共收到金二千四十六兩。數內採到生大黃金。不經烹煉者。汝州產碼碯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斤五兩。竝宣付史館。時政和四年也。又潭州益陽縣蓮荷場掘得金四塊。總計一千七百八兩。方崇飾祥瑞之際。地不愛寶。闔珍以表極治。其盛如此。

鄭穆字閔中。閩士所尊。四先生鄭其一也。元祐初。為國子祭酒。久而請老。大學諸生數千人。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不報。以待制奉祠。將行。公卿大夫多以詩贈之。

三學之士皆為詩。且出祖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辭訣而去。觀者歎息。燁幼從合肥王公助學。王與鄭中表親。有一編曰歸榮。乃送行詩也。後未見此本。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久則黯。若有垢。然髮黃而膚為垢。故曰黃耆。見王充論衡。而今韻畧者字下。亦老注人面若垢為耆。

崇寧三年。駕幸金明池。乘烏馬還內。道路安平。賜名龍驤將軍良哉一石。高四十四尺。名神運。招功。宣和五年。朱勗自平江府造巨艦。載太湖大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勗被賞建節石封盤固。姚本倭作固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召。士人姚某。以書投誠。其畧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異立。未能成家。重以場屋蹉跎。遂失身於倡館。馬慧。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男女。於義有不可負者。兼渠孑然一身。無所依倚。處性不能自立。萬一有叛此盟。終身廢棄。存亡或未可保。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他日必因此門戶中。不唯無以釋兒女之恨。而某亦從此銷縮。區區欲望矜憐。使魚鳶之屬。川泳雲飛。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書其後云。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流連。遂致於忘反。露由表之戀。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旣徇所求。奇章之望。牧

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且引事切當韓滉鎮潤州戎昱典屬郡暉一
妓或言於韓韓取戎不敢留臨別作小詞曰好在春風湖上亭柳絲藤曼繫人情黃
鸝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三兩聲韓聞即歸之益用此事

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後以書請教荅云廬阜咫尺讀書少
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意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大
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
於遠者大者雖近逐游夏可也又為作求諸己齋詩見集中知和嘗尉吳江作垂虹
詩姚本有
話字嘗語燁未有序燁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於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垂虹
賦為人稱嘗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加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
事賜坐出宮人列於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翦柳枝射繡毬擊几踞鞍開神臂弓
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執臣京等進
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

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嘗臨蒞繪像以彰遺愛數百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但

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落句云。為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頃王顯道守吳門日。孫仲益居毘陵。以嘗牧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齊雲樓舊觀。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為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覲無狀。公乃肯收之之語。此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幾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違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瓊。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概滋湯旱。誰能脫左騾。大事不可緩。此詩東坡為李憲仲作。憲仲之子薦坡得梁吉老十練百。

絲舉以賻之。度是詩出。當多有助之者。又作章默詩。意益深辭益哀。今之人親喪未舉。豈免求哀於時。若假是名。因以為利。或廣求以侈其葬。恐失脫勝之本意也。

歐陽文忠公父鄭公任絳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固者。居是官。於治所之左。葺一堂。號六一。唐子西賦長篇。有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或云司馬溫公父待制公。守淳光。日生溫公。故名取輝耀之義。自昔功施於民。則祀之。矧鉅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者乎。或云郡舊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侈大祠宇。以永其傳。若第以名勢所臨。在仕者獻諛取媚。如紹興間黃州為時相建瑞慶堂是也。謝固一為諱。望子西自有兩說。

先人三弟。季字德紹。與輝同庚。同月。輝先十三日。自幼從竹林遊。德性敏而靜。中年後。文筆加進。嘗題玉川碾茶圖絕句云。獨抱遺經舌本乾。笑呼赤脚碾龍團。但知兩腋清風起。未識捧甌春筍寒。頗有唐人風致。死已十年。遺橐失於收拾。但宗族間傳得一二。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上心。蓋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是雖戲語。嘗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竟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議。

與之齊者。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敘契闊。接殷勤。甚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上。乃同前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寧逢惡客。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清波雜志卷第八終